

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之八

# 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

定價新臺幣貳佰玖拾伍元整

主編：國立編譯館

編輯：吳宏一、葉慶炳

出版者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人：黃成助

發行者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所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一號十二樓

電話：3916416-9

郵政劃撥帳號：1447號全省通用

印刷者：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長安西路十九巷二弄三號

初版：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143 號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定價新臺幣 325 元

## 論詞絕句十二首

厲鶚

美人香草本離騷，俎豆青蓮尚未遙。頗愛花間斷腸句，夜船吹笛雨瀟瀟。

張（子野）柳（耆卿）詞名枉並驅，格高韻勝屬西吳。可人風絮墮無影，低唱淺斟能道無？

鬼語分明愛賞多，小山小令擅清歌。世間不少分襟處，月細風尖喚奈何。

賀梅子昔吳中住，一曲橫塘自往還。難會寂音尊者意，也將綺障學東山。（洪覺範有和賀方回青玉案詞

，極淺陋。）

舊時月色最清妍，香影都從授閒傳。贈與小紅應不惜，賞音只有石湖仙。

頭白遺民涕不禁，補題風物在山陰。殘蟬身世香尊興，一片冬青冢畔心。（樂府補題一卷，唐義士玉潛

與焉。）

玉田秀筆遡青空，淨洗花香意匠中；羨殺時人喚春水，源流故自寄閒翁。（鄧牧心云：張叔夏詞，本其

父寄閒翁。翁名樞，字斗南，有作在周草窗絕妙好詞中。）

中州樂府鑒裁別，畧仿蘇黃硬語爲。若向詞家論風雅，錦袍翻是讓吳兒。

送春苦調劉須溪，吟到壺秋（羅志仁）句絕奇。不讀鳳林書院體，豈知詞派有江西。（元鳳林書院詞三

卷，多江西人。）

寂寞湖山爾許時，近來傳唱六家詞。偶然燕語人無語，心折小長蘆釣師。（朱竹垞檢討靜志居琴趣中語

。 閑情何礙寫雲藍，淡處翻濃我未諳。獨有藕漁工小令，不教賀老占江南。（錫山殿中允蓀友，秋水詞一卷。）

去上雙聲子細論，荆溪萬樹得專門。欲呼南渡諸公起，韻本重雕某斐軒。（近時宜與萬紅友詞律，嚴去上二聲之辨，本宋沈伯時樂府指迷。予曾見紹興二年刊、某斐軒詞林要韻一冊，分東紅邦陽等十九韻，亦有上去入三聲作平聲者。）

（樊榭山房集詩集卷七，四部叢刊本）

## 嬾園詩鈔序

厲鶚

往時吾杭言詩者，必推西泠十子。十子之詩，皆能自爲唐詩者也。承其學者，吳丈志上、徐丈紫山，師張先生秦亭；蔣丈靜山雪樵、陳丈嬾園，師毛先生稚黃；沈丈方舟，獨師嶺南五子，而說亦與十子合。諸君之詩，聲應節赴，宮商訴合，故流派同，而交誼亦日以篤。予齒視諸君最少，有倍年之敬，而諸君皆折節下予。予因靜山以識嬾園。時靜山食貧困居，諸君時相過存。雪樵、嬾園，尤勤于贈遺，猶記翁橋古桂花時，偕靜山出郭，解后嬾園，見其眉宇敦樸，有先民風氣，無名場輩凌之習。及讀其詩，則歌行排冪，彷彿嘉州、東川；五七言近體，亦在錢、劉之間。予固心儀之，惜乎頻年飢走四方，未得與晨夕論詩，而嬾園與諸君後先皆薨有宿草，良足悲矣！夫詩之道，不可以有所窮也。諸君言爲唐詩工矣；拙者爲之，得貌遺神，而唐

詩窮。於是能者參之，蘇黃范陸，時出新意，末流遂瀾倒，無復繩檢，而不爲唐詩者又窮。物窮則變，變則通，當繁哇噪聒之會，而得雲山韶濩之響，則嬾園一編，非膏肓之鍼石耶？嬾園有子景仁，癸丑成進士，作宰西江，將開雕是編以傳，屬序于余。余尤望諸君之後人，皆能表章其先人，則予將載筆以俟。

## 查蓮坡蔗塘未定稿序

厲鶚

詩不可以無體，而不當有派。詩之有體，成於時代，關乎性情，真氣之所存，非可以剽擬似，可以陶冶得也。是故去卑而就高，避纏而趨潔，遠流俗而嚮雅正。少陵所云多師爲師，荆公所謂博觀約取，皆於體是辨；眾製旣明，鑪鞴自我，吸攬前修，獨造意匠，又輔以積卷之富，而清能靈解，卽具其中。蓋合羣作者之體，而自有其體，然後詩之體可得而言也。自呂紫微作西江詩派，謝臯羽序陸州詩派，而詩於是乎有派。然猶後人辨香所在，強爲臚列耳。在諸公當日，未嘗斷斷然以派自居也。迨鐵雅濫觴，已開陋習；有明中葉，李、何揚波于前，王、李承流於後，動以派別概天下之才俊，噉名者靡然從之，七子、五子，疊牀架屋。本朝詩教極盛，英傑挺生，綴學之徒，名心未忘，或祖北地、濟南之餘論，以錮其神明；或襲一二鉅公之遺貌，而未開生面。篇什雖繁，供人研玩者，正自有限，於此有卓然不爲所惑者，豈非特立之士哉！查君蓮坡，以詩鳴寓內久矣。蓮坡家海津，去日下數百里而近，舟車馳驚，憧擾於耳目；門庭授受，誘掖其心思，宜其詩之囿於派，而蓮坡掉頭天際，縱心遙遇，所託意者，山水禪悅、友朋書卷之間，通脫雄驚，滌煩釋滯，標舉勝境，流連景光，輒警秀不可移置；間爲豔詩及樂府，非辜蘭攬茝之旨，卽花飛釧動之悟，此其陶冶深而

採擇富，殆無體不苞，以成爲蓮坡之詩體歟？蓮坡少嬰世網，息機最早，力田侍養，澹然一無所營，而通懷嗜學，博極古今，結友徧南朔，有江湖且過之目。昔人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，庶幾近之。讀者因詩以儀其人，并因其已刻者，以想其未刻者，知予言之不妄歎也。

## 綠杉野屋集序

厲鶚

少陵之自述曰：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詩至少陵止矣，而其得力處，乃在讀萬卷書；且讀而能破致之。蓋卽陸天隨所云：較轆波濤，穿穴險固，囚鎖怪異，破碎陣敵，卒造平澹而後已者。前後作者，若出一揆。故有讀書而不能詩，未有能詩而不讀書，吾於徐君柳樊之詩尤信。柳樊生臨溪秀絕之鄉，承襲清華，流派有自，爲文卓絕恆區，復以詩歌著稱，綠杉野屋集四卷，積平日所爲，自定而存之者也。今年閏上巳，與吳越諸公，修禊事於湖上，初晤柳樊。見其仿蘭亭體詩，古音澹味，儻然自遠，固已心折；猶疑柳樊年僅逮壯，使操觚剿墨與古人爭勝於毫釐，未必能大放厥詞，如善御者歷蟻封、過水曲，有組舞縱送之樂也。別逾半載，雪中過訪，出此集見示，然後知柳樊之詩，洵異乎今人之所爲者矣。柳樊生平所歷，自吳興至杭，不過百里，卽其懷古攬勝之作，已橫驚別驅，清峭奇麗，使人不可擬議。嘗閱臨溪先賢沈忠敏與求集，歎其錢塘賦水母七古一篇，構象命意，非浸淫於古不能。及讀柳樊明醺壇茶字殘、天聖寺管夫人畫竹諸歌，筆力直破餘地。繼忠敏而起者，非柳樊誰屬耶？夫黏，屋材也；書，詩材也。屋材富，而茆廬桴桹，施之無所不宜；詩材富，而意以爲匠，神以爲斤，則大篇短章，均擅其勝。郭景純云：黏材作柱，埋之不腐。柳樊持是以往

，爲之不已，將自有千古，又可爲柳樊信者已。

（以上樊榭山房文集卷三）

## 紅蘭閣詞序

厲鶚

近日言詞者，推浙西六家，獨柘水沈岸登，善學白石老仙，爲朱檢討所稱。張君龍威，于岸登爲後輩，其詞清婉深秀，擯去凡近，如詠宋故宮芙蓉石云：「指一抹牆角殘陽，不照蓬萊舊城闕。」詠秋柳云：「莫再問靈和，剩禿髮毵毵如此。」詠蘆花云：「有誰能畫出、楚天秋晚。」等句，直與白石爭勝於毫釐。求詞于柘水，前有黑蝶，後有紅蘭，質之鄉曲諸公，當無不以予言爲然也。

## 張今涪紅螺詞序

厲鶚

樵李，今詞鄉也。自朱竹垞太史導其源，李秋錦、魏水村諸公和之；而柘上二沈，同姓著稱，南渟以秀澹勝，融谷以婉縟勝，於時一篇始出，四方傳唱，敏若風雨，雖茶檣酒幟、并眉椒壁間，偉男髻女皆能道其名字。二十年來，遂無繼聲者。詞雖小道，非善學者不能爲，爲之亦不能工也。乃今得與二沈同里而工於詞者，曰張君今涪。僕未至柘上，亦未識今涪之爲人。去年王君介眉，手一編來，則今涪之詞也；且致今涪書，索序於僕。僕少時索居湖山，抱侘傺之悲，每當初鶯新雁，望遠懷人，羅綺如雲，芳非似雪，輒不自己，佇興爲之，有三數闕。而徐丈紫山、陳君楞山、吳君尺鳧，轉相倡酬，紙墨遂多。今則尺鳧物故，楞山遠遊

，紫山亦老且病，僕塊然獨處，襟情索寞，結習都忘，其何敢序今涪之詞哉？嘗以詞譬之畫，畫家以南宗勝北宗，稼軒、後村諸人，詞之北宗也；清真、白石諸人，詞之南宗也。今涪詞，淡泊平遠，有重湖小樹之思焉；芊眠綺麗，有暈碧渲紅之趣焉；屈曲連環，有魚灣蟹堞之觀焉。僕讀其詞，如與今涪汎東泖以望九山，相羊吟嘯，而不知返；其爲詞家之南宗，二沈之替人，不虛矣。夫張氏之工於詞者，前有子野，後有叔夏，今涪爲之不已，將掄二張之長而有之，豈獨齊名二沈已乎？

### 吳尺鳧玲瓏簾詞序

厲

鶚

兩宗詞派，推吾鄉周清真，婉約隱秀，律呂諧協，爲倚聲家所宗。自是里中之賢，若俞青松、翁五峯、張寄閒、胡葦航、范藥莊、曹梅南、張玉田、仇山村諸人，皆分鑣競爽，爲時所稱。元時嗣響，則張貞居、凌柘軒。明瞿存齋稍爲近雅，馬鶴窗闖入俗調，一如市伶語，而清真之派微矣。本朝沈處士去矜，號能詞，詞未洗鶴窗餘習，出其門者，波靡不返，賴龔侍御衡圍起而矯之，尺鳧玲瓏簾詞蓋繼侍御而暢其旨者也。尺鳧之爲詞也，在中年以後，故寓託既深，攬擷亦富，紆徐幽遠，懽悅縣麗，使人有清真再生之想。予素有是好，與尺鳧倡和，見其招譜尋聲，不失刊度，且兢兢於去上二字之分，若宋人鬲指正平諸調，遺論猶未墜者，亦可見其使才之工矣。尺鳧將開雕，屬序於予。婉不能文，聊述其派別如此。

### 群雅詞集序

厲

鶚

詞源於樂府，樂府源於詩。四詩大小雅之材，合百有五，材之雅者，風之所由美，頌之所由成。由詩而樂府而詞，必企夫雅之一言，而可以卓然自命爲作者。故曾端伯選詞，名樂府雅詞；周公謹善爲詞，題其堂曰志雅。詞之爲體，委曲嚶緩，非緯之以雅，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。邗上江君研農，清脩嗜古，翛然塵壒之表，酷喜詞學，小阮冷紅詞客久寓斯土，與之遊處，而詞益工。研農勤於取友，又得同里徐君桐立、程君孟飛、汪君中也、錢唐黃君夢珠、族子慎言，與之唱酬，而工益進。昔晏小山自序云：往者浮沈酒中，試習南部諸賢餘緒，作五七字語，期以自娛。時沈十二廉叔、陳十二君寵，有蓮鴻蘋雲，能清謳娛客，每得一詞，卽以草授諸兒。昔之狂篇醉句，遂與兩家歌兒酒使，俱流傳於人間。予愛小山詞，惜沈、陳二子不能詞，而不得與小山俱傳也。又惜小山必待寄情聲律，流連惑溺，而致涪翁有鼓舞不厭之嘲議也。今諸君詞之工，不減小山，而所托興，乃在感時賦物、登高送遠之間。遠而文，澹而秀，纏綿而不失其正，騁雅人之能事，方將凌鏤周、秦，頡頏姜、史，日進焉而未有止。研農編次，都爲一集，將鏤版以問世，冷紅詞客標以羣雅，豈非倚聲家砒俗之鍼石哉！

（以上樊榭山房文集卷四）

###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

鄭 燮

江雨初晴，宿烟收盡，林花碧柳，皆洗沐以待朝暾；而又嬌鳥喚人，微風疊浪，吳、楚諸山，青葱明秀，幾欲渡江而來。此時坐水閣上，烹龍鳳茶，燒夾剪香，令友人吹笛，作落梅花一弄，真是人間仙境也。嗟乎！爲文者不當如是乎！一種新鮮秀活之氣，宜場屋，利科名，卽其人富貴福澤享用，自從容無棘刺。主逸



少、虞世南書，字字馨逸，二公皆高年厚福。詩人李白，仙品也，王維，貴品也，杜牧，雋品也。維、牧皆得大名，歸老輞川、樊川，車馬之客，日造門下。維之弟有緡，牧之子有荀鶴，又復表表後人。惟太白長流夜郎。然其走馬上金鑾，御手調羹，貴妃侍硯，與崔宗之著宮錦袍遊遨江上，望之如神仙，過揚州未匝月，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，凡失路名流，落魄公子，皆厚贈之，此其際遇何如哉！正不得以夜郎爲太白病。先朝董思白，我朝韓慕廬，皆以鮮秀之筆，作爲制藝，取重當時。思翁猶是慶曆規模，慕廬則一掃從前，橫斜疎放，愈不整齊，愈覺妍妙。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於家，享江山兒女之樂。方百川、靈臬兩先生，出慕廬門下，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；然一片怨詞，滿紙悽調。百川早世，靈臬晚達，其崎嶇屯難亦至矣，皆其文之所必致也。吾弟爲文，須想春江之妙境，挹先輩之美詞，令人悅心娛目，自爾利科名，厚福澤。或曰：吾子論文，常曰生辣、曰古奧、曰離奇、曰淡遠，何忽作此秀媚語？余曰：論文，公道也；訓子弟，私情也。豈有子弟而不顧其富貴壽考乎！故韓非、商鞅、晁錯之文，非不刻削，吾不願子弟學之也；褚河南、歐陽率更之書，非不孤峭，吾不願子孫學之也；郊寒島瘦，長吉鬼語，詩非不妙，吾不願子孫學之也。私也，非公也。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閣下，邀看江景，並遊一餞港，書罷，登舟而去。

### 焦山別峯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

鄭 燮

秦始皇燒書，孔子亦燒書。刪書斷自唐、虞，則唐、虞以前，孔子得而燒之矣。詩三千篇，存三百十一篇，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，孔子亦得而燒之矣。孔子燒其可燃，故灰滅無所復存，而存者爲經，身尊道隆，

爲天下後世法。始皇虎狼其心，蜂蠹其性，燒經滅聖，欲剋天眼而濁人心，故身死宗亡國滅，而遺經復出。始皇之燒，正不如孔子之燒也。自漢以來，求書著書，汲汲每若不可及。魏、晉而下，迄於唐、宋，著書者數千百家。其間風雲月露之辭，悖理傷道之作，不可勝數，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。而抑又不然，此等書不必始皇燒，彼將自燒也。昔歐陽永叔讀書秘閣中，見數千萬卷，皆黹爛不可收拾，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，但存數卷而已。視其人名皆不識，視其書名皆未見。夫歐公不爲不博，而書之能藏秘閣者，亦必非無名之子。錄目數卷中，竟無一人一書識者，此其自焚自滅爲何如！尙待他人舉火乎？近世所存漢、魏、晉叢書，唐、宋叢書，津逮秘書，唐類函，說郛，文獻通考，杜佑通典，鄭樵通志之類，皆卷冊浩繁，不能翻刻，數百年兵火之後，十亡七八矣。劉向說苑、新序，韓詩外傳，陸賈新語，揚雄太玄、法言，王充論衡，蔡邕獨斷，皆漢儒之矯矯者也。雖有些零碎道理，譬之六經，猶蒼蠅聲耳，豈得爲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哉！吾弟讀書，四書之上有六經，六經之下有左、史、莊、騷，賈、董策略，諸葛表章，韓文杜詩而已，只此數書，終身讀不盡，終身受用不盡，至如二十一史，書一代之事，必不可廢。然魏收穢書、宋子京新唐書，簡而枯；脫脫宋書，冗而雜。欲如韓文杜詩膾炙人口，豈可得哉！此所謂不燒之燒，未怕秦灰，終歸孔炬耳。六經之文，至矣盡矣，而又有至之至者：渾淪磅礴，濶大精微，却是家常日用，禹貢、洪範、月令、七月流火是也。當刻刻尋討貫串，一刻離不得。張橫渠西銘一篇，巍然接六經而作，嗚呼休哉！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，哥哥字。

##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

鄭 燮

作詩非難，命題爲難。題高則詩高，題矮則詩矮，不可不慎也。少陵詩高絕千古，自不必言，卽其命題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。通體不能悉舉，且就一二言之：哀江頭、哀王孫，傷亡國也；新婚別、無家別、垂老別、前後出塞諸篇，悲戍役也；兵車行、麗人行，亂之始也；達行在所三首，慶中興也；北征、洗兵馬，喜復國望太平也。只一開卷，閱其題次，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，以及宗廟丘墟，關山勞戍之苦，宛然在目。其題如此，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！至于往來贈答，杯酒淋漓，皆一時豪傑，有本有用之人，故其詩信當時、傳後世，而必不可廢。放翁詩則又不然，詩最多，題最少，不過山居、村居、春日、秋日、卽興、遣興而已。豈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？蓋安史之變，天下土崩，郭子儀、李光弼、陳元禮、王思禮之流，精忠勇略，冠絕一時，卒復唐之社稷。在八哀詩中，旣略敘其人；而洗兵馬一篇，又復總其全數而贊歎之，少陵非苟作也。南宋時，君父幽囚，棲身杭越，其辱與危亦至矣。講理學者，推極于毫釐分寸，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；在朝諸大臣，皆流連詩酒，沉溺湖山，不顧國之大計。是尙得爲有人乎！是尙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！直以山居、村居、夏日、秋日，了却詩債而已。且國將亡，必多忌，躬行桀、紂，必曰駕堯、舜而軌湯、武。宋自紹興以來，主和議、增歲幣、送尊號、處卑朝、括民膏、戮大將，無惡不作，無陋不爲。百姓莫敢言喘，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！故杜詩之有人，誠有人也；陸詩之無人，誠無人也。杜之歷陳時事，寓諫諍也；陸之絕口不言，免羅織也。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，奚不可也！近世詩家題目，非賞花卽譙集，非喜晤卽贈行，滿紙人名，某軒某園，某亭某齋，某樓某巖，某村某墅，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，今日纔立別號，明日便上詩箋。其題如此，其詩可知，其詩如此，其人品又可知。吾弟欲從事于此，可以終歲不作，不可以一字苟吟。慎題目，所以端人品，厲風教也。若一時無好題目，則論往古，告來今，樂府舊題，

儘有做不盡處，盡爲之。哥哥字。

## 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

鄭 燮

無論時文、古文、詩歌、詞賦，皆謂之文章。今人鄙薄時文，幾欲摒諸筆墨之外，何太甚也？將毋醜其貌而不鑑其深乎！愚謂本朝文章，當以方百川制藝爲第一，侯朝宗古文次之；其他歌詩辭賦，扯東補西，拖張拽李，皆拾古人之唾餘，不能貫串，以無真氣故也。百川時文精粹湛深，抽心苗，發奧旨，繪物態，狀人情，千迴百折而卒造乎淺近。朝宗古文標新領異，指畫目前，絕不受古人羈絆；然語不遒，氣不深，終讓百川一席。憶予幼時，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、方百川制藝二種，讀之數十年，未能得力，亦不撒手，相與終焉而已。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，何故？文章以沉着痛快爲最，左、史、莊、騷、杜詩、韓文是也。間有一二不盡之言，言外之意，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，是他一枝一節好處，非六君子本色。而世間妮妮纖小之夫，專以此爲能，謂文章不可說破，不宜道盡，遂訾人爲刺刺不休。夫所謂刺刺不休者，無益之言，道三不着兩耳。至若數陳帝王之事業，歌詠百姓之勤苦，剖晰聖賢之精義，描摹英傑之風猷，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？豈言外有言、味外取味者，所能秉筆而快書乎？吾知其必目昏心亂，顛倒拖沓，無所措其手足也。王、孟詩原有實落不可磨滅處，只因務爲修潔，得不到李、杜沉雄。司空表聖自以爲得味外味，又下于王、孟一二等。至今之小夫，不及王、孟、司空萬萬，專以意外言外，自文其陋，可笑也。若絕句詩、小令詞，則必以意外言外取勝矣。『宵寐匪禎，札闔洪床。』以此訾人，是歐公正當處，然亦有淺易之病。『逸馬殺犬于道』

，是歐公簡鍊處，然五代史亦有太簡之病。寫字作畫是雅事，亦是俗事。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，字養生民，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，非俗事而何？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，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，不害也。若王摩詰、趙子昂輩，不過唐、宋間兩畫師耳！試看其平生詩文，可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？設以房、杜、姚、宋在前，韓、范、富、歐陽在後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，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！門館才情，游客伎倆，只合剪樹枝、造亭榭、辨古玩、鬪茗茶，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，何足數哉！何足數哉！愚兄少而無業，長而無成，老而窮窘，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，其實可羞可賤。願吾弟發憤自雄，勿蹈乃兄故轍也。古人云：『諸葛君眞名士。』名士二字，是諸葛纔當受得起。近日寫字作畫，滿街都是名士，豈不令諸葛懷羞，高人齒冷？

（以上鄭板橋全集家書類，五福出版社據原刊本排印）

## 自序

鄭 燮

燮詞不足存錄。蘭亭樓夫子謂燮詞好於詩，且付梓人，後來進益，不妨再更定。嗟乎！燮何進也？燮年三十至四十，氣盛而學勤，閱前作輒欲焚去；至四十五六，便覺得前作好；至五十外，讀一過便大得意。可知其心力日淺，學殖日退，忘己醜而信前是，其無成斷斷矣！樓夫子是燮鄉試房師，得毋愛忘其醜乎？陸種園先生諱震，邑中前輩。燮幼從之學詞，故刊刻二首，以見一斑。爲文須千斟萬酌以求一是，再三更改，無傷也；然改而善者十之七，改而謬者亦十之三。乖隔晦拙，反走入荆棘叢中去，要不可以廢改，是舉人一片苦心也。燮作詞四十年，屢改屢厥者，不可勝數。今茲刻本，頗多仍舊，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備嘗而有獲者亦

多矣。世間爲父師者，見其子弟之文疎鬆爽豁便喜，見其拗澀晦拙便憂。吾願少寬歲月以待之，必有屈曲達心、沉著痛快之妙。天下豈有速成而能好者乎？少年游治學秦柳，中年感慨學辛蘇，老年淡忘學劉蔣，皆與時推移而不自知者。人亦何能逃氣數也！

## 賀新郎

鄭 燮

### ——述詩二首

詩法誰爲準，統千秋姬公手筆，尼山定本。八斗才華曹子建，還讓老瞞蒼勁，更五柳先生澹水。聖哲奸雄兼曠逸，總自裁本色留深分，一快讀，分倫等。唐家李杜雙峯並，笑紛紛詩奴詩丐，詩魔詩鳩。王孟高標清徹骨，未免規方略近，似顧步驪驪未騁。怪殺韓碑揚巨斧，學昌黎險語排生硬，便突過，昌黎頂。

經世文章要，陋諸家裁雪鏤月，標花籠草。縱使風流誇一世，不過閒中自了，那識得周情孔調？七月東山千古在，恁描摹瑣細民情妙，畫不出，幽風稿。文關國運猶其小，剖鴻濛清寧厚薄，直通奧窔。寒暑陰陽多殄沴，筆底迴旋不少，莫認作書生談笑。回首少年游治習，採碧雲紅豆相思料，深愧殺，杜陵老。

（鄭板橋全集詞鈔類，同上）

## 隨獵詩草·花間堂詩草跋

鄭 燮

紫瓊崖主人者，聖祖仁皇帝之子、世宗憲皇帝之弟、今上之叔父也。其胸中無一點富貴氣，故筆下無一點塵埃氣。專與山林隱逸、破屋寒儒爭一篇一句一字之短長，是其虛心善下處，卽是其辣手不肯讓人處。

學問二字，須要拆開看。學是學，問是問。今人有學而無問，雖讀書萬卷，只是一條鈍漢爾。瓊崖主人讀書好問，一問不得，不妨再三問，問一人不得，不妨問數十人，要使疑竇釋然，情理迸露。故其落筆晶明洞徹，如觀火觀水也。

善讀書者曰攻、曰掃。攻則直透重圍，掃則了無一物。紫瓊道人深得讀書三昧，便有一種不可羈勒之處。試讀其詩，如岳鵬舉用兵，隨方布陣，緣地結營，不必武侯八陣圖矣。

曰清、曰輕、曰新、曰馨。偶然得句，未及寫出，旋又失之，雖百思之不能續也。又有成局已構，及援筆興來，絕非□□，若有神助者。主人深於此道，兩種境地，集中皆有。

一默奔來萬眾呼，是大景；氍毹戲插路傍花，是小景。偶然得之，便爾成趣。

五經、廿一史、藏十二部，句句都讀，便是騷子；漢魏六朝、三唐、兩宋詩人，家家都學，便是蠢才。紫瓊道人讀書精而不驚博，詩則自寫性情，不拘一格，有何古人，何況今人！

主人深居獨坐，寂若無人，輒於此中領會微妙。無論聲色子女不得近前，卽談詩論文之士亦不得入室。蓋譚詩論文，有粗鄙熟爛者，有旁門外道者，有泥古至死不悟者，最足損人神智，反不如獨居寂坐之謂領會也。

紫瓊道人□□□□淵默自涵，一旦心花怒放，便如太華峯頭十丈蓮矣。

他人作詩何其易，主人作詩何其難？千古通人，總是此箇難字。他人檢閱舊詩輒便得意，主人檢閱舊稿

輒不自安；卽此不自安處，所謂前途萬里長也。

問瓊崖之詩已造其極乎？曰：未也。主人之年纔三十有二，此正其勇猛精進之時。今所刻詩，乃前矛，非中權，非後勁也。執此爲陶謝復生，李杜再作，是諂諛之至，則吾豈敢！

英偉俊拔之氣，似杜牧之；春融澹泊之致，似韋□□；□□清遠之態，似王摩詰；沉□□□□□，似杜少陵、韓退之。種種境地，已具有古人骨幹。不數年間，登其堂、入其室、探其鑰、發其藏矣。

主人有三絕：曰畫、曰詩、曰字。世人皆謂詩高於畫，變獨謂畫高於詩，詩高於字。蓋詩、字之妙，如不雲之月，帶露之花。百歲老人，三尺童子，無不愛玩。至其畫，則荒河亂石，盲風怪雨，驚雷掣電，吾不知之，主人亦不自知也。世人讀其詩，更讀其畫，則不知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。

此題後也，若作敍，則非變之所敢當矣。故段段落落，隨手寫來，以見不敢爲序之意。

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五日，板橋鄭變謹頓首頓首。

（鄭板橋全集補遺，同上）

## 論文偶記（六則）

劉大槐

行文之道，神爲主；氣輔之。曹子桓蘇子由論文，以氣爲主，是矣。然氣隨神轉，神渾則氣灝；神遠則氣逸；神偉則氣高；神變則氣奇；神深則氣靜；故神爲氣之主。至專以理爲主，則未盡其妙。蓋人不窮理讀書，則出詞鄙倍空疏；人無經濟，則雖累牘，不適於用。故義理書卷經濟者，行文之材料；神氣音節者，行



文之能事也。

文章最要氣盛，然無神以主之，則氣無所附，蕩乎不知其所歸。神氣者，文之最精處也；音節者，文之稍粗處也；字句者，文之最粗處也。然予謂論文而至於字句，則又之能事盡矣。蓋音節者，神氣之迹也，字句者，音節之規也。神氣不可見，於音節見之；音節無可準，於字句準之。

音節高則神氣必高，音節下則神氣必下，故音節爲神氣之迹。一句之中或多一字，或少一字，一字之中，或用平聲，或用仄聲，同一平字仄字，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，則音節迥異。故字句爲音節之矩。積字成句，積句成章，積章成篇合而讀之，音節見矣；歌而詠之，神氣出矣。近人論文，不知有所謂音節者，至語以字句，必笑以爲末事，此論似高實謬，作文若字句安頓不妙，豈復有文字乎！

凡行文字句短長，抑揚高下，無一定之律，而有一定之妙；可以意會，而不可以言傳。學者求神氣而得之音節，求音節而得之字句，思過半矣。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，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，一吞一吐，皆由彼而不由我，爛熟後，我之神氣，即古人之神氣，古人之音節，都在我喉吻間，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，自然鏗鏘發金石。

唐人之體，較之漢人，微露圭角，少渾噩之象，然陸離璀璨，猶似夏商彝鼎，宋人文雖佳，而萬怪惶惑處少矣，荆川云：唐之韓，猶漢之班馬；宋之歐曾二蘇，猶唐之韓，此自其同者言之耳。然氣味有厚薄，力量有大小，時代使然，不可強也。然學者宜先求其同，而後別其異，不宜伐其異而不知其同耳。

文貴奇，所謂珍愛者，必非常物，然有奇在字句者，有奇在意思者，有奇在筆者，有奇在邱壑者，有奇在氣者，有奇在神者，字句之奇，不足爲奇，氣奇則真奇矣！讀古人文，於起滅轉接之間，覺有不可測識處